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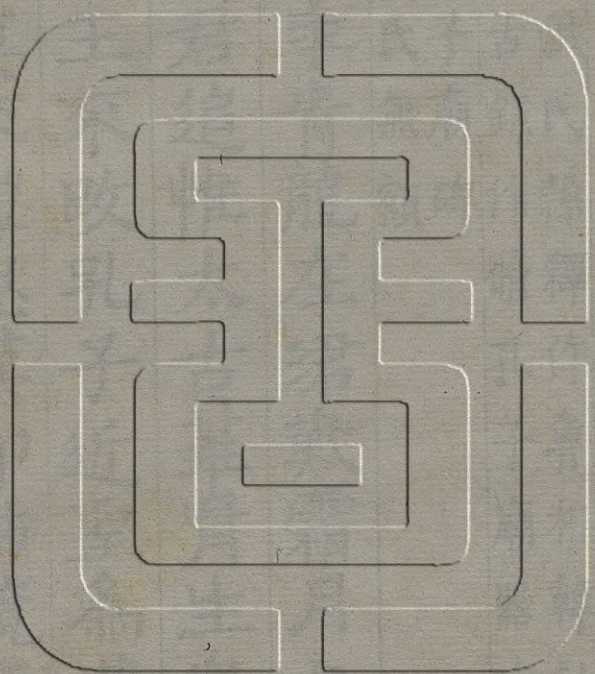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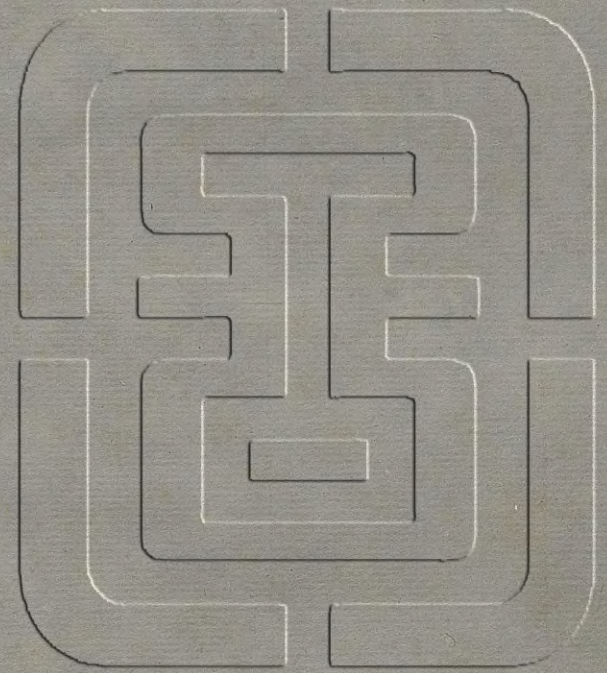
856

R



古130
8485





兩漢金石記卷第六

日講起居注官 文淵閣直閣事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夫與翁方綱



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

方綱按洪氏繇釋作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歐陽氏集古錄作脩孔子廟器碑趙氏金石錄作韓

明府孔子廟碑今從洪氏無額

惟永壽二丰青龍在君歎霜月之靈皇極之曰魯相

河南京韓君追惟太古華胥生皇雄顏二行口育孔寶俱

制元道百王不改孔子近聖為漢定道自天王以下

至于初學莫不駢思嘆印師鏡顏三行氏聖明家居魯親

里并官聖妃在安樂里聖族之親禮所宜異後顏氏

并官氏邑中繇發以尊孔四行心念聖歷世禮樂陵遲秦

項作亂不尊五行圖書倍道畔德離敗聖輿食粮亡于沙

工君於五行是造立禮器樂之音符鍾磬瑟鼓雷洗觴觚

爵庶相桓六行籩枘禁壹脩飾宅廟更作二輿朝車威熹

宣抒元汙六行以注水深法舊不煩備而不奢上合紫臺

稽之中和下合聖制事得禮儀於是四方土七行仁聞君

風耀敬咏其德尊琦大人之意連彊之思乃共立表

石紀傳億載其文曰

皇猷八行統華肯承天畫卦顏育空棄孔制元孝俱祖紫

宮大一所授前九行闕九頭以汁言教後制百王獲麟來

吐制不空作承天之語乾元以來十行三九之載八皇三

代至孔乃備聖人不世期五百載十行三陽吐圖二陰出

讖制佗之義以俟知奧於穆韓君獨見天意十一行渡聖二

族連越絕思十一行循造禮樂胡輦器用存古舊宇慙懃宅

廟朝車威熹出誠造十一行口涑不水解工不旱賈深除元

汗水通四洋禮器外堂天雨降澍百姓訢和舉國蒙

慶神靈祐誠竭敬之報天與厥福永享年壽上極華

紫商十三行仗皇代刊石表銘與軋運耀長期蕩蕩於盛瓊

授十三行赫罔窮聲垂億載

韓明府名勅字疇節 穎川長社王元君真二百依

氏隸釋橫讀分列書河東大陽西門儉元節二百故

涿郡大守魯庶次公五千故會稽大守魯傅蕞千故

樂安相魯廣季公千故從事魯張嵩眇高五百相王

簿魯薛陶元方三百相史魯周乾伯德三百

碑陰

臣下凡七行

曲成侯王嵩二百河南成宰蘇漢明二百其人處土

河南雒陽种亮奉高五百故兖州從事任城呂育季

華三千故下邳令東平陸王襲文博千故潁陽令文

陽鮑宮元威千河南雒陽李申伯百趙國邯鄲宋瑱

元世二百彭城廣佾姜尋子長二百平原樂陵朱恭

敬公二百平原濕陰馬瑤元翼二百彭城龔治世平

二百泰山鮑丹漢公二百京兆劉安初二百下邳周

宣光二百河間東州齊伯宣二百陳國普虞崇伯宗

二百潁川長社王季孟三百汝南宋公國陳漢方二

百山陽南平陽陳漢甫二百任城番君舉二百任城

王子松二百任城謝伯威二百任城高伯世二百相

主簿薛曹訪濟興二百相中賊史薛虞韶興公二百

薛弓奉高二百相史卞呂松口遠百騶韋仲卿二百

處土魯劉靜子著千故從事魯王陵少初二百故督

郵魯开輝景高二百魯曹悝初孫二百魯劉元達二

百故督郵魯趙輝彦臺二百郎中魯孔宙季將千御

史魯孔翊元世千大尉掾魯孔凱仲弟千魯孔曜仲

雅二百處士魯孔方廣率千魯孔巡伯男二百魯孔

憲仲則百尚書侍郎魯孔憲元上三千魯孔汎漢光

二百守廟百石魯孔恢聖文千褒成侯魯孔建壽千

故從事魯孔樹君德千魯孔朝升高二百行義掾魯

弓如种都二百魯劉仲俊二百魯夏侯廬頭二百遺

西陽樂張普陟堅二百增書於上列弟故薛令河内

温朱熊伯珍五百增於上列弟故豫州從事蕃加

進子高千增於上列弟魯孔儀甫二百增於下列

雅仲下文陽蔣元道二百增於下列文陽王逸文

豫二百增於下列南陽宛張光仲孝二百增於下列

第十行孔下河南雒陽王敬子慎二百增於下列

魯石子重二百增於下列北海劉表隆展世

百增於下列魯周房伯臺百增於下列

山陽金鄉師曜奴口翟敬子等七人所色此一十六

又闕二半字字倍小於前文在碑陰上列之極末

近邊拓碑者多遺之是以諸家著錄多不及此

熹平三丰左馮翊池陽項伯循來此一行十三字熹字

拓知之者子以舊

碑兩側

早下弟列凡四行

山陽瑕丘九百元臺三百齊國廣張建平二百其人

處土上黨長子楊萬子三百處土魯孔徵子舉二百

早下弟列凡四行

魯徐伯賢二百魯劉聖長二百河南偃師肯鄰通國

早下弟列凡四行

三百河南平陰樊文高二百何東臨汾敬信子直千

河南雒陽左社冀二百東郡武陽董元厚二百東郡

早下弟列凡四行

武陽桓仲豫二百泰山鉅平韋仲元二百泰山費淳

于隨季遺二百故安德侯相彭城劉靄伯存五百故

早下增書

平陵令魯庶恢元世五百蕃王狼子二百

增於右側第四列韋

仲元下

東海傅河東臨汾敬謙字季松千時令漢中南鄭趙

宣字子雅故丞魏令河南京丁璫社舉五百左尉北

早下中列凡四行

海劇趙福字仁直五百右尉九江浚道唐安季興五

百司徒掾魯巢壽文后三百河南偃師度徵漢賢二

早下列凡四行

百南陽平氏王自子尤二百相守史薛王芳伯道二

百相行義史文陽公百輝世平百魯傅奕子豫二百

早下增書

魯孫股三百魯孔建壽二百

增於左側下列弟一行王芳伯道下列弟

亢父治真百

增於下列弟三行傳亮子豫下

魯孔昭社祖百六廬城

子二百

增於下列弟四行孫股下

右韓勅造孔廟禮器碑并陰及兩側永壽二年立

牛氏金石圖云高四尺五寸濶二尺二寸厚五寸
在曲阜縣孔子廟同文門西側東向碑正面十六
行行三十六字第八行皇戲統華肯高出一字前
十三行是碑正文後三行則韓相名氏暨出錢諸
人名氏與碑陰碑側相連屬者也碑陰十七行行
皆三列碑側左右各四行右側四列左側三列陰
與側皆有增書名氏故參錯不齊

韓明府名勅字种節歐陽集古錄云前世見於史
傳未有名勅者隸釋云繁陽令碑陰有程勅則漢
代不獨一韓勅也范史及漢碑所用勅字甚多是
時蓋上下通用非若後世有鸞臺鳳閣之拘雖勅
本音徠去聲然韓字种節程字伯嚴詳其義皆當讀
與飭同非音徠也王虛舟云書康誥惟民其勅楸
和詩楚茨既佳既勅皆以勅爲敕自漢以來官長
行之掾屬祖父行之子孫皆曰勅漢史晨碑又勅
續井復民漢書陳咸傳公移勅書而孫寶之告曾
郵范史多用勅字蓋是時上下通行本無拘也至
南北朝以下則惟朝廷專之而臣下不敢用韓勅
東漢人故不忌耳方綱按誠敕之敕从東从攴其
訛為勅者隸書之濫觴也

碑云并官氏聖妃方綱謹按集韻增韻韻略諸書及唐林寶元和姓纂皆不收此姓惟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十四情內有并官復姓注引先賢傳孔子娶并官氏生伯魚近日顧南原隸辨吳山夫金石文存亦皆以并爲是方綱又於國學暨江寧府學見元明加封詔書碑皆書作并楷隸相證愈無可疑王虛舟乃以隸辨爲誤蓋未之考耳何義門曰孔子娶於并官氏自王伯厚姓氏急就篇及宋本東家雜記皆作并而正義中反從流俗作开若非宋本何以析疑

張埴曰宋大中祥符元年鄆國夫人勅亦作并官氏廣韻今刻原寫作并官校者剷去二小點二小豎改迹宛然方綱按張君所援廣韻之語是宋人增益也可見宋時皆知爲并矣又按周公謹癸辛雜識一條云昔先聖本名兵已乃去其下二筆所謂異聞也不知何所本云云此公謹述其時人之言固不足信然以愚意度之似是兵與并同音因此傳述致訛以并字去上二點傳會耳然則南宋時已有誤作丕者矣

碑字別體洪釋尚有未盡者如廣韻驢同驥是但

爲驥字訓耳若專訓驥字則宜當引禮記正義希
驥慕仰之義音義皆當主龔字不必主驥字也又
如土仁處土之土皆是士字又以糧爲糧以苻爲
符以穎爲頰以帥爲仲以示爲卞以靄爲霓以皐
爲臯以佻爲戚皆假借通俗之漸也至於什字吾
友錢辛楣陳竹汀皆讀爲什辛楣云什言者十言
也春秋正義引易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
巽坎離艮兌消息碑蓋用其語上二句言贊易下
二句言作春秋也婁機頤藹吉皆釋爲斗文義殊
難通矣方綱按婁頤釋爲斗蓋隸體實如此漢碑
斗旁未有作勺者既以釋隸爲主自不得復牽干
他說如以此碑之語必盡合於經義則上句前閭
九頭是何語乎且碑語之不合經者尚多不能更
僕數也愚但知就隸書以讀碑而已此字當從婁
頤釋爲斗字無疑

程大昌演繁露云禮器碑霜月之靈皇極之日恐
是九月五日此說頗有見宜從之

洪氏所闕者碑正而第二行育字下是孔字第十
一行水通下是四字至於此行內出誠造下闕一
字王虛舟云是更字此當不差其云是夏字者誤

也然此字愚意尚欲闕之

碑正面第八行皇字高出一格辛楣云自皇戲統
華冒而下五十二句句皆四言獨皇戲句五言而
皇字特踈止一格書之殊不可解竊意此字後人
妄加非本文也方綱按此說非也此碑文義既不
可以格律論之而皇字筆法與前後正合後人何
從而妄加乎凡愚之讀漢碑惟以其字信之而已
耳

虛舟先生於此碑考核不遺餘力然其間舛認者
不一而足如論人名一條云舊說謂東漢承王莽

制人無二名按二名惟後漢書無之漢碑多有他
不具論即此一碑二名者便數十人可知前語無
據方綱按此碑惟王嵩孫殷二人稱名不稱字其
餘如庶次公傅世起以下凡二字者皆其字非其
名也

碑側傳亮子豫亦是姓傅名亮字
子豫而虛舟以為太傅之官亦誤又如相行

義史一條云文陽公當是姓文名陽公或字陽公
者非公侯之公云云又如瑕邛一條云瑕邛乃地
名非人名元臺亦當是山陽所屬之地以非邑故
范史不載耳此兩地泉少人多不能不書又不可
悉書故摠而計之曰瑕邛九百元臺五百也方綱

按此二條認誤相同而後條貽誤尤甚漢時雖匹夫之椎魯其題記於石必書郡邑未有似後來文士詩文自署小地名者蓋相行義史者官名也文陽者地名即汶陽也公百者姓也輝名世平字也山陽者郡也瑕邱者邑也九百者姓也元臺名也錢辛楣云公百九百皆複姓非出錢之數何氏姓苑云昔岱縣人姓九百名里爲縣小吏而功曹姓萬縣中語曰九百小吏萬功曹是古有九百氏也廣韻公伯複姓有魯大夫公伯寮碑云公百以百爲伯也虛舟又一條云右側惟蕃王狼子爲最尊然不以居首而與安德侯相平陵令並列然書特縱橫於碑陰爲絕異中外賓王之辨始終秩然也方綱按此蓋誤讀蕃王二字爲外國之王耳不知蕃是邑名王其姓也

碑陰張普仲堅仲字頌南原列入疑字內此當要考之

碑右側上黨楊萬子萬虛舟以爲萬字上从百下从肉謂從陳古白榻本細觀首無兩點中筆又不直貫上下不知當是何字俟更詳之云云然方綱今以舊本審視仍是萬字蓋虛舟偶得舊拓一本

便以爲是而不知舊拓本亦時有墨法紙質之不
同不可以概論也方綱今日審定此碑凡以舊拓
三本新拓之洗石精椎者四本凡七本逐字合驗
而後定之豈敢執一哉

碑左側魯巢壽文后后碩南原隸辨作石吳山夫
金石文存作后此字之形近泐當博求舊拓本定
之然恐非石字

虛舟又云碑陰左邊細書山陽金鄉師耀等二人
合前共若干人云云方綱按此一行在碑陰結末
之極邊直下一行凡十五字非二人乃七人也七

人下有所口二字知其非復出泉之人矣似未可
槩以合前後諸人通計之也且先生既得陳古白
所捐稱爲舊本矣而何以水通下猶誤爲國字乎
以是知所謂陳古白捐本者亦未必盡可據矣
碑左右兩側洪氏所未著都南濠金薤琳瑯著之
而誤雜入碑陰之內然都南濠王虛舟吳山夫三
家皆先左而後右惟牛氏金石圖先右而後左以
今度之左三列每列四行右四列亦每列四行左
側增書者四人右側增書者一人似乎先從左書
而後至右是以勻變三列以爲四列此固情勢所

西漢書言卷之
宜然矣然愚之論碑惟以字體爲主今觀右側與
前筆勢尚相近而左側益橫肆不羈蓋由右而左
正變備矣諦審序銘是一手正面末數行一手其
陰一手增書約二手右與左又各一手則石尾一
行云七人所作謂書人無疑也虛舟乃撰出五節
八變之品目曰左側別開一境右側與已垂竭是
何言與此碑之妙惟虛舟激賞獨至可稱具眼而
其論乃專以評時文之語溷之令人恨恨

碑陰中列第六行謝伯威二百第七行高伯世二
百此二行下有細隸書三行云熹平三年左馮翊
池陽項伯脩來凡十三字方綱以滁陽碩苓云美
所藏舊拓本審定得之從來著錄家所未見也
韓勅後碑亦見於隸釋隸續而今竟不見其石子
屬曲阜桂君再四訪覓弗獲也昔年金陵鄭汝器
猶手拓其文以遺朱竹垞見於曝書亭集何至今
數十年間乃湮晦不見斯亦異矣据隸續所錄碑
陰末一行云永壽三年七月廿八日孔從事所立
即碑陰人名內云故豫州從事魯孔方廣平五百
者也按此與前碑陰內處士魯孔方廣平當是兩
人率字今微露右半是以姑依洪氏作率字耳他

時尚覲得一遇後碑拓本補此飢渴也

孔廟置守廟百石卒史碑

方網按歐陽集古錄作吳雄脩孔廟碑趙氏金石錄作孔子廟置卒史碑洪氏繇釋作孔廟置守廟碑無額

臣下第二行司徒臣雄司空臣弋稽首言魯前相瑛書言詔書崇

聖道勉口藝孔子作春秋制孝經口口五經演易繫

臣下第三行辭經緯天地幽讚神明故特立廟袞成侯四時來祠

事已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

臣下第三行人典王守廟春秋饗禮財出王家錢給犬酒直須報

謹問太常祠曹掾馮羊史郭玄辯對故事辟雍禮未

臣下第四行行祠先聖師侍祠者孔子子孫大宰大祝令各一人

皆備爵太常丞監祠河南尹給牛羊豕雞口口各一

臣下第五行大司農給米祠臣愚以為如瑛言孔子大聖則象乾

以為漢制作先世所尊祠用衆牲長吏備口口欲加

臣下第六行寵子孫敬恭明祀傳于罔極可許臣請魯相為孔子

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領禮器出王家錢給犬酒直

他如故事臣雄臣弋愚慙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

臣下第七行死罪臣稽首以間制曰可元嘉三年三月廿七日王

臣下第十行寅奏雒陽宮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十日王寅司

徒雄司空弋下魯相承書從事下當用者選其丰世

以上經通一藝雜試通利能奉引先聖之禮為宗所

歸者如詔書書到言永興元丰六月甲辰朔十八日

辛酉魯相平行長史事守長擅叩頭死罪敢言之

司徒司空府王寅詔書為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

掌主禮器選丰卅以上經通一藝雜試能奉引先聖

之禮為宗所歸者平叩頭叩頭死罪死罪謹案文書

守文學掾魯孔龢師孔憲戶曹史孔覽等雜試龢脩

春秋嚴氏經通高第事親至孝能奉先聖之禮為宗

所歸除龢補名狀如牒平惶恐叩頭死罪死罪上司

空府讚曰魏魏大聖赫赫彌章相上瑛字少卿平原

高唐人令鮑壘字文公上黨屯留人政教稽古若重

規巨君察舉守宅除吏孔子十九世孫麟廉請置

百石卒史一人鮑君造作百石吏舍功垂无窮於是

始口

司徒公河南原武吳口字季高

司空公蜀郡成都趙式字意伯

宮一行下空處之末

後漢鐘太尉書

宋嘉祐七年張稚圭按圖題記

右孔廟置守廟百石卒史碑永興元年立牛氏金

巨下第十行提寫平格

巨下第十行

巨下第十四行

巨下第十五行

巨下第十行提寫平格

巨下第十行

巨四字皆提洪

此字據供

此在制曰可一行下空處之末

此在元嘉三年三月廿七日壬寅奏雒陽

石圖云碑高五尺五寸濶二尺五寸厚七寸在曲阜縣孔子廟同文門西側南向洪氏隸續碑式云碑十八行行四十字兩元嘉三年及永興元年皆平闕司徒府司空府及讚曰亦平闕弟八行制曰可高出一字司徒公司空公題名在制曰可雒陽宮兩行之下與碑之下一字齊貼碑者不曉古式多有剪去制字者亦有顛倒二相題名者方綱按碑之正文至赫赫彌章句止相乙瑛以下則皆記請置守廟百石卒史之人姓字爵里也鮑曼孔麟既連綴於乙相之下而限於石格不及書吳雄趙

武之名氏而文內制曰可及奏雒陽宮二行之下半恰有此二段空石於是載筆者補記二人姓字

爵里於此不得謂之題名也後有宋人楷書二行乃是附題者尔碑云孔子十九世孫麟廣請置百石卒史一人按廣者察也訪也麟

是人名或讀麟廣二字為人名非也

洪氏所釋止豕赫二字至于乙之為十則隸畫小有伸縮非別體也又給大酒直大字實與大字不伴而從來無言及之者以愚見度之似是友字蓋即族字也既省族為友又省友為大耳今艸書族字亦近之姑附此說未知然否後一大字則今石

已泐第据洪所記尔又洪所闕者第一行勉下當是學字考經下二字當是刑定此亦就石紋隱隱度之非以文義臆斷也

碑稱孔龢脩春秋嚴氏經按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下邳嚴彭祖睦孟之弟子也朱氏經義考云嚴氏流派史未之詳而其承師條下所列治嚴氏春秋者於漢史外遍徵繇釋而獨不及於孔龢何也是碑骨肉勻適而情文流暢漢繇之寂可師法者不必其定出鍾傅也向者觀岐陽十鼓内丙鼓衆字或頗以不似衆字爲疑今觀此碑衆字下半雖

三人形體宜同而繇勢已有向背之異推而上之以參篆勢則丙鼓衆字竟可與此互參此碑固有疑其非衆字者矣大約三代之篆至於石鼓亦全於形勢之茂美節制變化而出之雖不可與漢繇並論而其理實有可相通者猶之漢人章奏文字有時亦可以參韓柳章法者也

魯相史晨奏祀孔子廟碑

方綱按歐陽集古錄作魯相晨孔子廟碑洪氏繇釋作魯相史晨祠孔子奏銘無額

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

謙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蒙

厚恩受任符守得在奎婁周孔舊寓不能闡宏德政

恢崇壹變夙夜憂怖累息屏營臣晨頓首頓首死罪

死罪臣以建寧元年奉到官行秋饗飲酒畔宮畢復禮

孔子宅拜謁神望仰瞻棖桷俯視几筵靈所馮依肅

肅猶存而無公出酒脯之祠臣即自以奉錢脩上案

食醊具以叙小節不敢空謁臣伏念孔子乾以所挺

西狩獲麟為漢制作故孝經臣下第六行援神挈曰元正制命帝

卯行又尚書考靈耀曰丑生倉際觸期稽度為赤制

故作春秋以明文命臣下第七行綴紀撰書脩定禮義臣以為素

王稽古德亞皇代雖有衰成世享之封四時來祭畢

即歸國臣伏見臨躋靡日祠孔子以大宰長吏備爵

所以尊先師重教化也夫封土為社立稷而祀皆為

百姓興利除害以祈豐穰月令祀百辟卿土有益於

民矧乃孔子元德煥炳光于上下而本國舊居復禮

之日闕而不祀誠朝廷聖恩所宜特加臣寢息耿耿

情所思惟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以共煙

祀餘口賜先生執事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盡

力思惟庶政軟稱為效增異輒上臣晨誠惶誠臣下頓

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時副言大傅大尉司徒司

空大司農府治所部從事昔左仲尼汁光之精大帝

臣下第三行

臣下第四行

臣下第五行

臣下第六行

臣下第七行

臣下第八行

臣下第九行

臣下第十行

臣下第十一行

臣下第十二行

第十三行

臣下第十四行

臣下第十五行

所挺顏母毓靈承敝遭衰黑不代倉口深應聘嘆鳳

臣下第十六行

此字據洪

不臻自衛反魯養徒三千獲麟趣作端門見徵血書
著紀黃玉韻應主為漢制道審可行乃作春秋復演
孝經刪定六藝象與天談鈎河擿雒却揆未然魏魏
蕩蕩與乾比崇

臣下第十七行

右魯相史晨奏祀孔子廟碑建寧二年立牛氏金
石圖云碑高五尺五寸濶二尺四寸厚七寸在曲
阜縣孔子廟同文門東側東向洪氏繇續云碑十
七行行三十六字兩尚書字及朝廷並平闕時副
之諸官府在尚書一行之下隔三字昔在仲尼別

作行

假借之字洪所未著者以稷為稷以土為士以軟
為報以畔為泮頌氏金石文字記云益州太守高
朕脩周公禮殿記亦作泮宮也其云汁光之精者
緯書黑帝汁光紀也方言協汁也自關而東曰協
關西曰汁其云黑不代倉者與班孟堅非是對仁
不代母句法順逆不同此蓋謂周以木德王東方
木為蒼色而孔子黑帝之精不得以水代木其義
則與仁不代母同耳又云獲麟趣作端門見徵何
休公羊傳注曰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

作泐孔聖沒云云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化為赤
鳥其書乃化為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
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却觀未來豫解無
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何
休漢儒此碑亦以為漢制言之蓋一時習尚之言
如此
是碑弟十一行出王家敲春秋行禮家字秋字今
皆泐去其有此二字者在今日即稍舊之拓本矣
史晨饗孔廟後碑

無額

臣下第一行相河南史君諱晨字伯時徙越騎校尉拜建寧元年

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乃以今日拜言孔子臣下第二行聖見闕

觀式路震跽既至升堂屏氣拜手臣下第三行袒肅屑僂髣髴若

左依依舊宅神之所安春秋後禮稽度元靈而無公

出享獻之慶欽曰春饗導物嘉會述脩辟靡社稷品

制即上尚書象以符驗乃敢承祀臣下第四行餘昨賦賜刊石勒

銘并列本奏大漢延期彌歷億萬時長史廬江舒李臣下第五行提馬平格

謙敬讓五官掾魯孔暘功曹史孔淮戶曹掾薛東門臣下第六行

榮史文陽馬琮守廟百石孔讚副掾孔綱故尚書孔

立元世河東太守孔震元上冢土孔袞文禮皆會廟

堂國縣員尤吏無大小空府竭寺咸俾來觀并畔官

文學先生執事諸弟子合九百七人雅歌吹笙考之

巨下第八行

六律八音克諧蕩邪反正奉爵稱壽相樂終日於穆

巨下第九行提寫平格

肅靡上下蒙福長享利貞與天無極史君饗後部史

仇誦縣吏劉耽等補完里中道之周左店垣壞決作

巨下第十行

屋塗色脩通大溝西深里外南注城池恐縣吏斂民

巨下

侵擾百姓自以城池道濡麥給令還所斂民錢林史

第十行提寫平格

君念孔瀆顏母井去市道遠百姓酤買不能得香酒

巨下第十二行

巨下第十三

茨肉於昌平亭下立會市曰彼左右咸所願樂又勅

行提寫平格

瀆井復民飭治桐車馬於瀆上東行道表南北各種

一行梓傲夫子冢顏母开舍及魯公冢守吏凡四

巨下第十四行提寫平格

月與佐除

大周而穠二季二⑤廿三⑥金臺

觀主馬元貞弟子楊景壘郭希元

奉勅於東岳作功德便謁

孔夫子之廟題石記之內品官楊君尚歐陽智琮

宣德郎行兗州都督府倉曹參軍事李琳度

右史晨饗孔廟後碑刻於前建寧二年魯相史晨

奏祀孔子廟碑之陰凡十四行行三十六字惟弟

九行第十一行行三十五字後有正書題名四行

洪氏所未著者林即財字傲即假字也前碑畔宮以饗飲之地言故字从宮此碑畔官以文學之職言故字从官漢書諸經列于學官亦以黌序之地言之溧水又有校官碑亦言學校之官隸釋後碑亦作畔宮者訛也又末一行顏母开舍开字上二畫不伸出與前文顏母井字不同或以為井字之別體則繇勢之變不可知耳

此碑在孔廟同文門之東蓋前碑東向而碑陰乃西向故孫退谷庚子銷真記誤以後碑為前碑也

退谷又誤以戊子為戊時褚千峯曰史晨碑後人重立下一層

字置跌眼內手不能搨故牛氏金石圖不摹入也方綱按此言重立者蓋謂後人重植于跌耳非重立也予嘗得百年前拓本亦皆前後二碑每行三十五字耳竟覓下一字不得也乾隆丁酉曲阜孔誦孟戶部請假歸予屬其命良工洗濯諸碑而精拓之且以是碑下一字諄切為訂戶部歸而視其碑則每行下一字皆深入跌嵌者寸許是以從來拓者莫能措手戶部命工人多力者舉而起之於是戊戌寄來之精拓新本皆每行三十六字計前碑凡多出十字

二行崇三行畢四行自五行孝六行明七行歸八行祀九行而十五

行魯十六行經其一行十行十三行十四行十七
 行此五行皆原空其十一行十二行此兩行字皆
 原泐後碑凡多出五字二行復三行符五行百六
 關下十一行左右下按其界格似應尚有一字吳山
 夫云後六行字較大大則少一字殊不知此碑原依
 界格書之不以字大小而有異也然今洗原石拓
 出此處乃明是空石竟無字也其弟一行末洪所
 闕者今微露左半言字蓋謂字也謂字下尚應有
 一字則是孔字而原石助闕矣其弟四行八行十
 行及十二行已下則皆石本無字然今世所行偽翻本之絳帖內

有雅歌吹笙至與天無極四十字目為蔡邕書其
 考字下雍有六字絳帖是就淳化閣帖重摹豈得
 摹入是碑哉此必是明朝人所為耳而其時是碑
 下一字尚有拓本可知矣又按是碑豐字為豐克
 字有點與華山廟暨夏承碑同予嘗於華山碑跋
 詳論之然於是碑亦究未敢定其書人也

王虛舟謂趙明誠金石錄有魯相晨謁孔子冢文
 其略可見者云建寧元年三月十八日丙申又云
 其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按自丙申至於戊子相
 去五十二日三月十八日為丙申四月十一日不
 得為戊子此間宜有閏月而後漢靈帝紀二月後
 不書三月但書閏月以此碑證之知閏月之當為
 三月且為月小盡無疑也方綱按此在通鑑目錄
 何以虛舟弗之考歟今以通鑑目錄合之是碑列

是年二月至五月月朔於此

漢靈帝建寧元年戊申

据通鑑目錄二月己酉朔

是月大盡

据史晨碑三月己卯朔

十八日丙申

是月小盡

据通鑑目錄閏三月戊申朔

是月大盡

据史晨碑四月戊寅朔

十一日戊子

是月小盡

据通鑑目錄五月丁未朔

漢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

篆額十字二行漢字从旁中一作一从古文也大
作亦从籀文也欠亦皆象人形故大宜从之若隸
楷作太則是
古文泰字

君諱雋字元上孔子十九世之孫潁川君之元子也

君少履夫姿自然之正帥禮不爽好惡不衡考衷度

衷脩身踐言龍施而學不至於穀浮游塵埃之外矚

焉記而不俗郡將嘉其所履前後聘召盖不得已乃

翻爾束帶宏論窮理直道事人仁必有勇可以託六

授命如毛諾則不宿美之至也莫不歸服舉孝廉除

郎中博昌長疾病留宿遷京府丞未出京師遭

大君憂泣踰臯魚喪過乎哀謹畏舊章服竟還署試

拜尚書侍郎無偏無黨遵王之素蒙可黜否出

度日恪位佇所左袒肅拜治書御史膺臯陶之廉

季據洪

兩漢金石言卷一

據洪

三

怒□□參之

□□□□□□□□

律祇用既平

博陵大守

郡阻山□□□□

以饑饉斯多

草竊罔不

賊劉鼻張

丙等白日攻剽

坐家不命君

下車之初

五教以博

削四凶以勝殘

乃□□□□

爰尚桓桓

拚馬繆害醜

類已殫路不拾

遺斯民以安

發號施憲

每合天心

之所惡不以強

人義之所欲

不以□□□□

姓樂政而

歸于德望如父

母順如流水

遷下邳相

河東大守舉

此□□君子風

也未怒而懼

不令而從

雲行雨施

大和海內歸公

卿之任矣勞

而不伐有實

若壺固

執謙需以病辭

官去位闔

以孝竭

餘暇渾洩彈

琴擊磬□□之

味而不改其

靜上帝斐謔

天秩未究

將據師輔之紀

綱□疾彌流

乃碩乃

世九建

寧四年七月辛

未□□□哀哉

魂神超邁

窈予冥冥

遺孤怵絕于嗟

想形□□哀遠

念不欲生

羣臣孺毗

靡所復逞夫逝

往不可追

功□□識惟

君之軌

迹兮如列宿之

錯周易建八

卦揆脊殷

辭述而不作

彭祖賦詩皆讚

所見于時頌

□□是□吏崔

□□□

王沛等伏信好

古敢詠顯

乃刊斯石

欽銘洪基昭

示後昆申錫鑒

思其辭曰穆

穆我君大聖

之胄淳懿

允元叡其元秀

惟嶽降精誕

生忠良奉應

郡貢亮彼

兩漢金石言卷一

三

我□克明王道辯物居方周□□□□也正名朝無

秕政直哉惟清出統華夏化以蕪成猶殄逆賢倚

□庭帝重乃勛自□□正所臨如神□□□□□□

之翰先民是程宜乎三事金鉉利貞而絜白駒俾世

憤惻當享眉者莫匪爾極大□□□邈矣不意于嗟

悲兮□□□息得得庶幾度焉所力咨乎不朽没而

德存伊尹之休格于皇天惟我君績表于月青永永

無沂與日月并于嗟□□于以慰靈

碑陰

故吏司徒掾博陵安平崔烈字威考

故吏齊□博陵安平崔恢字行孫

故吏乘氏令博陵安平王沛字公豫

故吏司空掾博陵安國劉惠字伯桓

故吏外黃令博陵安國劉揚字子長

故吏白馬尉博陵博陵齊智字子周

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平劉麟字多公

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平王璠字顯祖

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平孟楮字敬節

故吏五官掾博陵高陽史應字子聲

故吏五官掾博陵南深澤程祺字伯友

故吏五官掾博陵南深澤程祚字元祐

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國劉機字□閣

右漢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并陰孔君卒於建寧四年七月碑蓋其時所立也牛氏金石園云碑高八尺濶二尺六寸厚八寸在曲阜縣孔子廟同文門東側西向洪氏隸續云碑篆額兩行額下有穿穿下有文兩旁有暈起於圭首之半至篆處則沒其文十八行後餘二行行四十五字有闌界如碁之局也方綱按碑陰十三行其八九兩行當穿之下今故於碑陰之文按行列橫書之是碑剝泐最甚而其陰又加甚焉凡今所錄碑陰之字皆據洪氏也

予得研山齋舊拓本止有正面其第五行膺第六行命第九行位第十一行遺第十四行辯此五字尚皆未損然洪所有而今不可辨者已有三十二字故於字旁以據洪記之至今日拓本則并此五字亦不辨矣吳山夫金石文存所載尤多空缺至十行綱下□字洪氏所闕吳山夫作而今以舊拓本諦審頗是附著于此

洪所未著者以穎為穎以游為游以絜為潔至于

得復洪音得大矣切復與而切愚按漢碑中得徑
得復皆棲遲之或體耳此二字今効

是碑全似今日正書之法不特人苟起筆不用逆
勢也朱竹垞喜作今隸而以是碑絕類曹全碑亦
未然也

張墳曰兪由博陵大守遷河東大守故史晨碑陰
題曰河東大守孔兪而此碑額題曰漢故博陵太
守孔府君者以碑為博陵故吏所建故題其前官
也王渙先為河內温縣令後為維陽令有一石闕
只題河內縣令予曰此温民所造闕故只題其前

官人或不以為確得博陵碑可証吾言之不謬

有漢泰山都尉孔君之碑

篆額十字二行都字者上左筆隨點帶轉篆勢所
無不獨筆迹小異而已蓋漢人篆法已不能一概
而論也

有漢泰山都尉孔君之銘

此是碑之第一行另標題
目漢碑所少也額作碑而

題作

早弟三行君諱宙字季將孔子十九世之孫也天資醇嘏齊聖

達道少習家訓治嚴氏春秋緝熙之業撰洪 早弟三行既就而閨闕

之行允恭德音孔昭遂舉孝廉除郎中都昌長祗傅撰漢 早弟四行

五教尊賢養老躬忠恕臥及人兼禹湯之臯已故能

興朴□□彫幣濟宏功於易簡三載考績遷元城令

是時東鬱黔首猾夏不□□□祠兵遺畔未寧乃擢

君興戈臥文指之旬月之間莫不解甲服□此字今拓本如

此或是臯字洪氏作罪誤□□□樛田暖喜于荒圃商旅文乎險

路會鹿鳴於樂崩復長幼於酬酢□□□稔會遭薦

病告困致仕得送所好季六十一延熹六年正月

未□□□疾貴速朽之反真慕寧儉之遺剽電夕不

萃明器不設凡百叩高□□□述於是故吏門人乃

共陟名山采嘉石勒銘示後俾有繇式其辭曰於顯

致君懿德惟光紹聖作儒身立名彰貢登丕室闡胆

是度夙夜□□左公明嗣乃綏二縣勅儀臥康於云

時靡擗茲岱方帥波凶人覆俾□□南敵孔饁山有

夷行豐丰多乘稱被光觥帝賴其勲民斯是皇疾□

□□乃委其榮忠告慤勤屢省乃聽恭儉自終簞簞

不嗽生播高譽嫂命名永夫不刊畜載揚聲延熹

七丰七月戊□造此造字至十五行底

碑陰

門生故吏名

篆額五字一行

門生鉅鹿瘦陶張雲字子平門生鉅鹿瘦陶趙政字

目上列凡世行

據洪

西漢金石記卷六

三

元政門生鉅鹿廣宗捕逃字升臺門生東平寧陽韋
勲字多昌門生魏郡館陶張上字仲舉門生魏郡館
陶王時字子表門生魏郡陰安張興字少高門生魏
郡魏孟忠字時政門生魏郡魏李鎮字世君門生魏
郡館陶吳讓字子敬門生魏郡館陶文儉字元節門
生魏郡館陶鯤瑱字仲雅門生魏郡鄴暴香字伯子
門生東郡東武陽梁湫字元祖門生東郡衛公國趙
恭字和平門生東郡東武陽張表字公方門生東郡
東武陽滕穆字奉德門生東郡樂平桑演字仲厚門
生東郡樂平靳京字君賢門生東郡樂平梁希字叔

光門生東郡樂平桑顯字伯異門生陳留平司馬
規字伯昌門生安平下博張祺字紉松門生安平下
博張朝字公房門生安平下博蘇觀字伯臺門生安
平堂陽張琦字子異門生北海安止齊納字榮謀門
生北海都昌呂升字山甫門生北海劇秦麟字伯麟
門生北海劇如廬浮字遺伯門生北海劇薛顛字勝
輔門生北海劇高冰字季超門生濟南梁詔趙震字
紉政門生濟南梁詔涂璜字紉文門生濟南東平陵
吳進字升臺門生甘陵廣川李都字元章門生甘陵
貝正賀曜字升進門生魏郡清淵許祺字升明門生

魏郡館陶史崇字少賢門生魏郡館陶孫忠字府文

門生東郡樂平盧循字子節門生任城任城□口字

景漢門童安平下博張忠字公直故吏北海都昌逢

祈字伯憲故吏北海都昌逢章字文理故吏北海都

昌魏稱字文長故吏北海都昌呂規字元規故吏泰

山費魚淵字漢長故吏泰山華毋樓覬字世光故吏

泰山南城禹規字世舉故吏泰山南武陽蕭誨字伯

謀故吏泰山費淳于黨字季之弟子北海劇陸暹字

孟輔弟子陳留襄邑樂禹字宣舉弟子下邳下邳朱

班字宣□弟子東平寧陽周順字承□弟子沛國小

沛周升字仲甫弟子魯國文陽陳衰字聖博弟子汝

南平輿謝洋字子讓弟子山陽瑕丘丁瑤字實堅弟

子魯國戴璋字元珪弟子魯國六王政字漢方

右泰山都尉孔宙碑延熹七年七月立牛氏金石

圖云在曲阜孔子廟同文門東側南向高八尺五

寸濶三尺二寸厚八寸碑正面十五行行二十八

字其穿在額之第二字中間也漢碑有額而首行

復有標題者惟此碑尔牛氏以為隋唐呂來碑式

之禮也碑陰有門生故吏名五字題額亦漢碑所

少惟是碑與鄭季宣碑陰有之而季宣陰額橫書

此直書其式又異也額五字在穿下其下三列上
中列皆二十一行下列二十行其字視碑正文獨
小

宙為孔融父後漢書融列傳云父宙太山都尉一
本作佻碩氏金石文字記云三國志注引續漢書
亦作宙其名或作佻者盖板本偶異至於佻字公
緒則別是一人朱竹垞曝書亭集亦同此說乃其
所著經義考承師門內泰山都尉魯孔宙季將下
復注云王粲漢末英雄記張璠漢記宙字公緒何
也又其所据釋列於承師條下之孔宙弟子暨

其門人門童或以郡為邑或以邑為郡魏乃縣也
訛作魏郡

或以邑為官北海劇
尉或以邑為姓任城
下任

關數十人中訛謬非一則又何也

此碑正文字稍大於他碑故尚不覺其訛之甚

陰則多所闕泐矣然實有洪釋誤而今正者樂平

盧循洪作盧精今誦審石本是循字也又高冰字

季超石本冰字三點與冰不同冰即凝字也說文

之壘切二水也又砮履石渡水也或从厲作瀕

昂深則厲之厲字也此字冰作三點而字曰季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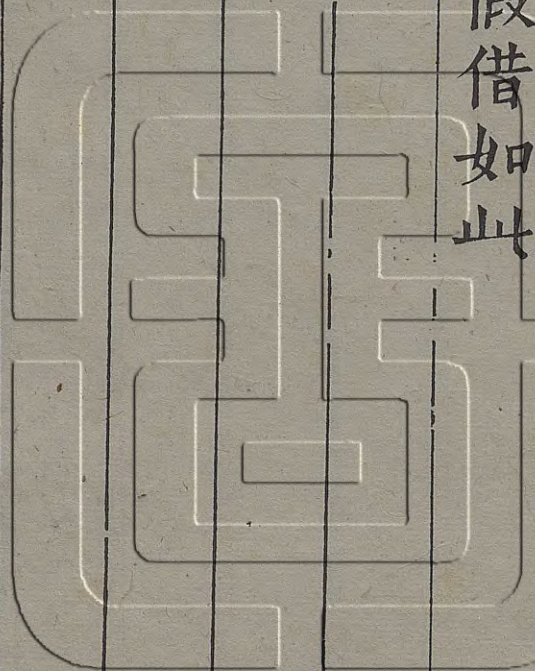
恐是渡水之義若以字形論則恐是然若以字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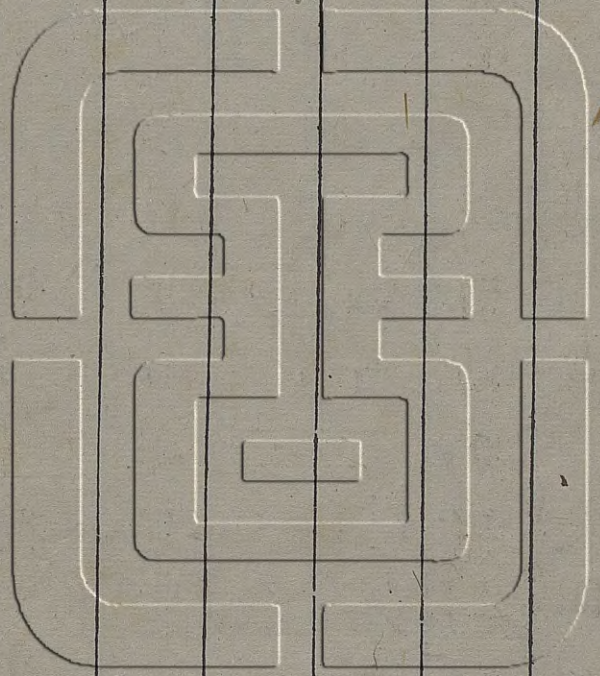
論則恐是礪瀾二者之間或借或變在礪隸省便
之勢皆未可知然恐未必是冰字也至竹垞經義
考寫作冰則烏焉成馬矣

碑云少習家訓治嚴氏春秋蓋其先世已治嚴於
祖之經亦且見東漢經師為公羊之學者衆也礪
陰門生之後繼以故吏故吏之後繼以弟子先其
疎而後其親也

碑與碑陰書出二手者獨是碑耳然皆漢隸之最
醇美者即以碑正文暨碑陰文字凡數見而右帶
二點或二點參差正欹無一同者凡隸之勢於此
悟之有餘師矣顧氏隸辨所摹皆誤

碑字凡从糸者皆作从系系胡計切繫也系莫狄
切細絲也凡系之屬皆从系未有可通於系者隸
書之假借如此





兩漢金石記卷第七

日講起居注管文淵閣直閣事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夫與翁方綱

漢故豫州從事孔君之碑

隸額十字一行額已剝蝕之甚舊拓本孔字尚隱隱可辨今新拓者孔字亦不見矣

君諱哀字文禮孔子廿世之孫泰山都尉之元子也

口皇弟三行繼德前葉清和挺懿固

天皇弟三行幽讚治家業春秋綜極

典篇藉靡遺尺琦多眇為淵為林博學多識皇弟四行匪

勞是皇弟四行之遠來皇弟四行州郡鱗浮干集據牛

猶觀山采玉故世之名

巨第五行
與
州
高
廉
之事

擅名之
之
爵固
峻
以

為
覽
圖
元節所過夷

巨第七行
乘骨粟莫敢藏匿君
巨第八行
遂

危
濟渡窮厄後會事覺
臨難引
各爭

授命
喪予英彥切乎

巨第九行
靡
同懷
有勇臨難
巨第十行
魯相汝南陳

尚享有若
乃
碑昭

府君
巨第十一行
日
巨第十二行提寫平格
德
隆
口
舊耀
雲

如
磨
逢
百仁風

既敷
義
戢
十
頌
與

巨第十四行
表人
巨下闕字多
少不可知

右漢故豫州從事孔君之碑牛氏金石圖云在曲

巨孔子廟同文門內西側北向高七尺五寸濶二

尺八寸厚六寸有半碑出於縣東周公廟側廢田

中雍正三年鄉民犁田得之以告廟官陳百戶乃

輦置孔廟列於漢諸碑之次碑在土中時正面向

上故碑字泐最甚惟第一行諱字家世皆具知為

泰山都尉宙之長子也前叙後銘立石歲月不可

知矣其額十字一行下有穿其文每行三十字其
行數以今拓本審之可見者十四行耳然拓者紙
稍窄每不見其後二行則僅見十一二行者有之
碑既泐蝕將盡而拓者復惜紙若此可慨也已

牛氏金石圖所摹之字本不足據今以是碑完字
太少故牛氏之圖有差可從者亦即據之其牛氏

釋誤者則亦表而出之弟三行琦字牛氏訛作珣
弟七行餘字牛訛釋匿牛

訛因濟牛訛有其餘
半字之訛者不具論凡碑內之字略可見者百七

十字而已文內叙其救匿張儉兄弟爭死事則吳
山夫金石文存引三國志崔瑗傳注詳之而予所

補著者則朱氏經義考於孔宙弟子皆載治嚴氏
春秋條下此碑云治家業春秋則衰能世嚴氏之
經無疑因据此碑補書豫州從事裒於承師門內

漢孔德讓碑

無額碑一作碣洪
氏錄釋作孔讓碣

早二行孔讓字德讓者宣尼公廿世孫早三行龍尉君之子也身體

早五行蘭石自然之姿長膺清少孝父之行禮述家業早四行循譽

早七行秋經升堂講誦深究聖拾弱冠而仕歷龍諸曹史季

早八行世四永興二年七月遭疾不禱

右孔德讓碑永興二年立牛氏金石圖云在曲阜

縣孔子廟同文門西側北向高二尺四寸濶一尺四寸厚五寸隸續云孔諛碣甚小一穿微偏有暈一重起於穿中復有兩暈在右其一甚短與它碑小異文八行行十字後餘兩行愚按穿當五六兩行之間第八行止二字通計七十二字今洗石精拓尚與洪氏所見相同牛氏近在兗州乃云剥落所存不滿四十字則無怪乎吳氏金石文存空至二十三字之多矣

碑云禮述家業稽春秋經此宙之弟六子也愚已補載其爵氏於經義考承師門孔褒一條之後矣

然据其文曰脩春秋經則德讓必自有纂輯之書未可槩以嚴彭祖之師法泥之也

長膺清下洪作妙按古無妙字或書為眇然此石本今尚可見止一少字居中其左並無女目等字之偏傍或當日省作少即是眇字乎若直釋為女旁之妙則非也

漢孔宏碑

無額

長弟行

□□□□□□□□

長弟行

日令辰

謁

長弟行

□□□□□□□□

之

長弟行

山觀林木之

長弟行

禾陰陽以興雨假爾收仰

長弟行

□□□□□□□□

長弟行

山

□□之典謨□德言章先民有□□□魯□以獲
福昔左周人□□□□□□而銘之咸自紀□夫

此處空一行無字

此行係弟一行海兄基人

□□東海鄰人

右孔宏碑土人名吉日令辰碑又曰魯相謁孔廟
殘碑今弟一行尚可辨日令辰字牛氏金石圖云
在曲阜孔廟同文門東側北向高二尺七寸濶二
尺三寸厚六寸又曰碑剝落如孔謙碣姓名漫不
可辨讀金石籍据舊搨本得知是宏碑也方綱按

此碑雖與孔謙碑製小而多泐相同然不得援孔
謙以例此者孔謙上下穿暈分明碑式碑文皆可
按隸釋而定之則與碑文明白者無以異也此碑
則上半之字前行之字皆不可識則未審其上別
有缺落與否而中間露出諸字皆無地里爵氏可
据乃其六行文後別闕一行列二行云云則是二
人之鄉貫又與碑後題立碑出錢之式不同則實
未敢定為何等碑矣且此碑之名為孔宏者僅見
於牛氏金石圖牛氏所云讀金石籍据舊搨本者
隱約其辭並不確指出於何書且果有舊搨本則

所摹碑圖亦必較今日所拓明白處略多數字而
以予得今日洗拓稍精之本亦已較牛氏多識出
其十許字則牛氏未見舊拓本可知矣是以吳氏
金石文存竟置是碑弗著予則姑依牛氏題目著
之而竊附其說如此
第四行第五字牛摹作與第九行人上一字牛摹
作冬皆訛凡牛氏圖中全字三十有五方網所釋
者全字四十有四凡碑中可見之字除中間空一
行無字外其有字者前後八行前六行行十三字
後二行行七字

後漢郡國志東海郡有祝其縣又有郟縣此碑後
另起二行其第二行是東海郟人無疑其第一行
則海上一字不甚分明未敢臆定爲東字海下二
字上一字或近於祝下一字其字下似多二小畫
者亦未敢遽定爲東海祝其人也然其爲二人鄉
貫則確不可易耳他碑此例甚少

此碑雖泐甚然字勢尚勁逸牛氏以爲臃腫無神
彩謬矣然即此亦可見牛氏未曾見舊拓本也

五鳳二年石刻

五鳳二年

魯世四年

六月四日成

直靈光殿基西南廿步曰太子
釣魚池蓋劉餘以景帝子封魯
故土俗以太子呼之明昌二年
詔修孔聖廟匠者取池石以
充用土中偶得此石側有文曰
五鳳二年者宣帝時号也又曰
魯世四年六月四日成者以漢
書考之乃餘孫孝王之時也西

漢石刻世為難得故予詳錄之

使來者有考焉提控脩廟朝散

大夫開州刺史高德裔曼卿記

右五鳳二年石刻牛氏金石圖云石高一尺一寸
闊一尺九寸厚一尺字刻右方周方七寸在曲阜
孔子廟同文門西側北向

錢竹汀詹事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云魯孝王慶忌
以後元元年嗣則五鳳二年當為孝王之三十三
年與石刻不合方綱按魯共王餘以孝景二年立
為淮陽王二年徙魯二十八年薨此魯共王餘之

二十八年者漢武帝元朔元年也史表書曰元朔
元年安王光嗣四十年薨則是安王光未逾年改
元也準此度之則孝王慶忌自必亦以未逾年改
元矣既以元朔元年爲安王光之元年則自應以
征和四年爲孝王慶忌之元年而自征和四年計
至五鳳二年正是三十四年矣史表書曰後元元
年孝王慶忌嗣者據各國赴告之文書之非孟堅
之失也蓋孝王上承安王之制未逾年改元而其
赴告於朝則曰後元元年嗣位若逾年改元也者
此或魯國臣下諱言未逾年改元而爲此赴告之
詞漢朝未能核正之耳

此刻曲阜人皆言是石朱竹垞以爲甄者非也此
刻凡三行十三字文甚完具孫北海以爲殘字者
非也此刻乃漢初篆變爲隸之書然可云隸而不
可云篆且止可謂之隸而不可謂之今朱竹垞吳
山夫以爲篆書李光映以爲八分書者皆非也予
於隸八分考卷內詳之

十三字中惟五字中畫六字下畫尚餘篆勢鳳之
鳥魯之魚皆於篆理相合渾淪樸古隸法之未經
瑯鑿者也婁彥發舉漢隸年字垂筆之長蓋僅見

楊孟文石門頌耳不知西漢之字已開此法矣

膠州高南阜鳳翰嘗以是刻舊拓本手自鈎摹今

餘姚張氏為鋟木以傳之然原本鳳字兩旁金無

今出之波魯字上半中有直畫魚下之火亦尚今

明高摹皆誤

居攝墳壇刻字

祝其鄉

墳壇

攝二年

二月造

右祝其鄉墳壇

正谷府

鄉墳壇

居攝二年

二月造

右上谷府鄉墳壇

二墳壇刻字皆居攝二年二月造牛氏金石圖曰

二石龕龕椁四圍而鑿其中刻之於內祝其鄉龕

崇一尺廣二尺厚一尺五寸其龕崇二以為鑿崇

以其三為兩椁之崇十分其龕廣三而殺之以為

鑿廣鑿廣五寸五分餘以爲椁廣三分其椁廣一
在左二在右以置其鑿弦鑿於龕上下中也以其
厚之弱爲之鑿深上谷府卿龕崇與廣厚如祝其
之數惟鑿廣十分其龕廣而三之六寸也他形制
從同同在曲阜縣孔子墓前雍正十年廟官陳百
戶移置孔子廟西齋宿所愚按洪氏隸釋不錄此
蓋以其篆與隸不同且洪氏未見此拓本也然洪
氏有三條論此頗精核其一隸續新齋候鉦跋曰
趙氏有居攝墳壇刻石二其一曰上谷府卿墳壇
一曰祝其卿墳壇皆居攝二年造趙云上谷郡名
祝其縣名王莽時官名日易史家不能盡紀不知
府卿祝其卿爲何官予嘗於廣漢屬國造橋碑論
之矣應劭所云大縣有丞左右尉所謂命卿三人
漢隸有吳郡府丞武開明碑而武榮碑中稱之曰
吳郡府卿又沈子琚縣竹江堰碑云縣丞王卿則
居攝墳壇所刻乃上谷府丞祝其丞也予未獲此
二碑因說王莽候鉦故并及之其一隸釋蜀郡屬
國辛通達李仲曾造橋碑跋曰漢志屬國置都尉
一人丞一人又注引應劭云大縣有丞左右尉所
謂命卿三人小縣一丞一尉者命卿二人隸刻有

武開明碑終於吳郡府丞其子榮碑中書爲吳郡
府卿沈子琚碑有云縣丞捷爲王卿諱某字季河
据史及碑則漢人盖有稱其丞爲卿者此題不顯
題辛君爲都尉而謂之明府則李君稱卿盖是屬
國丞也其一隸續南安長王君平鄉道碑跋曰碑
有丞計邠王卿尉縣竹楊卿姓名應劭云小縣一
丞一尉所謂命卿二人此碑丞尉皆稱卿與應說
合
此刻乃是篆非隸與五鳳年字殊矣祝其卿墳壇
字剝泐尤甚攝上居字今已不可辨

張墳曰祝其隸東海郡新莽天鳳改名曰猶亭山
此在居攝時故猶曰祝其非左傳杜注夾谷即祝
其隸泰山郡之萊蕪者也方綱按漢志祝其隸東
海郡下泰山郡則無之盖左傳之祝其非漢之縣
名矣

魯王墓石人刻字

府門出交

漢故樂南亦

字麋君亭長

右魯王墓石人刻字牛氏金石圖云在曲阜縣東

南五里許張屈莊西魯王墓前東側一石人介而
執爿高五尺腰圍七尺刻曰府門之口一石人冕
而拱手立領下裂紋如滴泪痕高五尺五寸鬚圍
七尺五寸胸刻漢故樂安太守庶君亭口十字兩
石人並肩而西向相去者五六步云予初得二拓
本諦審之其一云府門之下一字是卒字其一云
漢故樂安太守庶君亭下一字是長字既而又拓
得一本則并其并首眉目皆拓出之牛氏雖云自
腰以下陷土中不可見然今所拓字實已全具非
其下尚有字也筆法整勁漢篆之最工者

按漢書地理志樂安本千乘和帝永元七年更名
樂安是此刻爲東漢時字無疑吳山夫金石文存
据鄭芷畦說山東省志載魯恭王孫皆葬此因謂
庶姓出於魯恭王之後亦未然也又按錢辛楷潛
研堂跋尾云漢制諸郡置太守王國稱相和帝永
元七年改千乘爲樂安國質帝本初元年以樂安
國土卑溼租委鮮薄徙樂安王鴻封勃海自後無
封樂安者蓋已罷爲郡矣此稱樂安太守其在桓
帝以後乎庶姓不詳其所出韓勅碑有故涿郡太
守庶次公故樂安相庶季公皆魯人也則庶固魯

之名族矣季公故樂安相桓帝永壽中猶存此刻
 所云庶君豈即季公平季公王國相而追稱之曰
 太守猶荀淑為朗陵侯相而文若傳稱朗陵令也
 張石公墳曰千乘國漢高帝置王其國者三人賢
 也此一人前漢建也伉也伉薨子寵嗣和帝永元七年
 改國名樂安王其國者二人寵也嗣寵者鴻也質
 帝立本初元年徙王鴻於勃海此後王樂安者不
 聞焉國既無侯不應有相而桓帝永壽二年韓勅
 碑有故樂安相魯庶季公題名其曰故者則在質
 帝之前或為寵相或為鴻相而罷歸者也既無侯
 無相當罷為郡則應置太守陸續之中子逢為樂
 安太守者是也此石人字曰樂安太守庶君者為
 季公之後裔或族人而不可即傳會為季公也
 府門之卒四字一行直下漢故樂安太守庶君亭
 長十字則分二行牛氏云一人介而執爰然今以
 全拓本審其位置則腰間府門之卒四字乃正當
 其中而所執之爰微偏左耳牛氏摹本以四字偏
 右非也

漢碑陰

曹 薛夏侯 奏曹史下

蔣

曹史文陽

功曹史薛曹嘉

曹史蕃仲力

中部督郵蕃郭尚

中賊曹史薛荀瑤

南部督郵文陽侯脩左賊曹史

北部督郵魯王壽

右賊曹史

韓

守 卿文陽張耽

左決曹史

虞

左戶曹史魯孔元

右決曹史文陽馬宗

右戶曹史薛

曹史

史 爰

曹

曹史

右漢碑陰牛氏金石圖云高四尺濶二尺厚三寸
碑今在曲阜顏氏家其正面無字矣此其陰亦泐
甚滿石皆縱橫鏟鑿之痕有類竹葉俗呼竹葉碑
云

碑上有穿穿之上隱隱似有字者右一行末微露
川左一行末微露日然却在其陰而其正面益不
可知矣陰凡十一行行十六字牛氏金石圖所摹
者纔四十八字而已乾隆壬辰秋八月二十一日
揚州羅兩峯聘持是碑拓本於城南陶然亭請予
及錢辛楮同審定後數日見海寧陳竹厂以網釋

文後四年丙申秋曲阜孔莊谷繼涵以精拓本見贈於是合前後所見諸本及釋文重加審繹凡得可辨之字九十有八半字三而碑陰之文幾全矣其缺舛處則實不能定其所闕字數耳故第就圖式書之

第一行第一字曹牛氏誤釋作雷第二行蔣字牛誤作府第三行蕃牛誤不成字

陳竹厂釋者凡六十餘字今不復重錄也而錄其跋於此其跋曰其職則有中南北督郵奏曹辭曹中左右賊曹左右決曹諸史皆屬吏也其貫則有

魯薛蕃汶陽皆魯國也攷漢人碑陰脩廟者有出錢數墓碣則加門生故吏字且貫雜他郡惟紀本郡長官功德則不然張納馮煥二碑其例也此碑人不出屬吏貫不出魯國而書法與張馮二碑不異則魯國長官德政碑也後漢書百官志曰都尉今縣治民者比郡其監屬縣有五部督郵曹掾又曰皇子封王其郡爲國每置傅相相如太守則有五部督郵者知不僅太守矣魯國也無太守及都尉則有此督郵者非魯相而何陳跋又云其人姓名惟存郭尚王壽二人而方綱今所審釋則縣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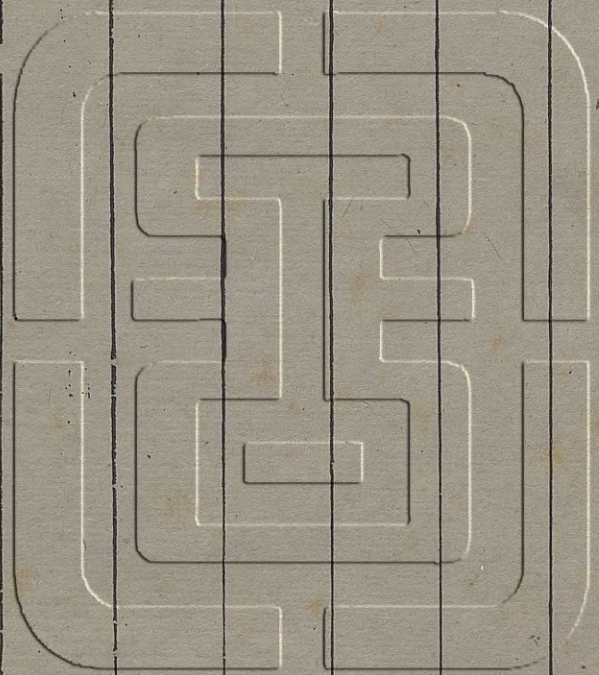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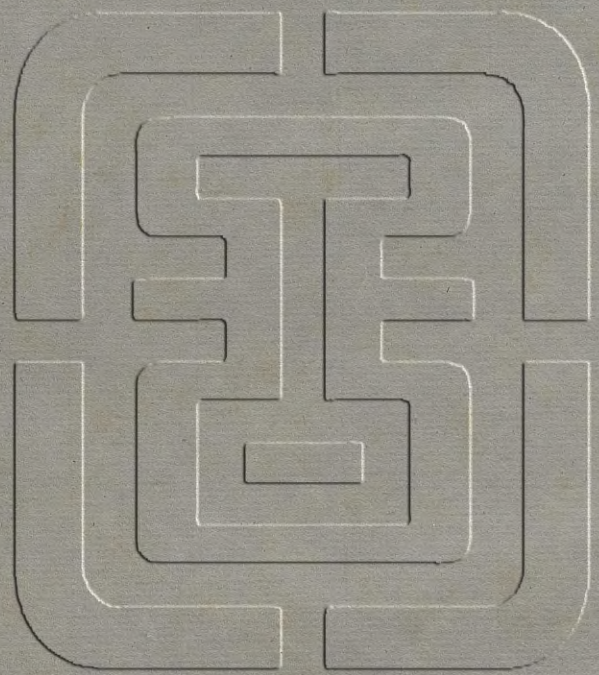
又得卞卞亦魯國屬也其人姓名又得曹嘉集脩
張耽孔元荀瑤五人而孔之名又足補隸釋所記
孔氏譜牒人名之所未及不可謂非幸矣

乙未四月屬曲阜顏運生拓此無字之正面來以
資考證其年冬運生拓以來精心諦審其正面穿
下約有文十三行則其陰十一行者或亦有未
辨之字朱可知也第一行隱隱審度其字似是□

□□□字□□□此一字似是一字或當似之人

也第二行第三字似是漢弟三行第二字是造餘
則無字碑矣此碑洪氏所未見然即洪所已錄而

今未見者尚多則山巔水涯井竈屋址片石隻辭
可摩挲諦視者知復何限神物之遇合顯白當自
有時願天下學侶凡遇舊迹名區一瓦一礫毋輕
視之而習工繕役職有攸司者又不待言矣因跋
此碑而重有感焉爲賦三詩綴於後石笋園林放
翁感秦中樂府白公歎今人若肯荒苔拭莫與前
詩一例看鄱陽曾續史游章孝索諸碑語未詳斷
玦殘圭復何限窪尊石臼審圓方飭勢翻將竹葉
題童敲牛礪或鋤犁誰家雪色高堂壁月下紛紛
詫仲圭



四庫全書卷一



